



动物。当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白马雪山开启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滇金丝猴研究计划。但这项研究注定不容易，因为在当时，人们甚至没有一张清晰的滇金丝猴照片。

奚志农跟随研究团队，从1992年开始登上白马雪山。前两次历经艰险，但没有任何收获。次年8月底，奚志农终于等来一些不一样的消息。研究组的同事告诉他，“看到猴子了”。彼时他人在虎跳峡，得坐两天的汽车，赶到德钦县城，再走60公里的山路，最后翻越海拔5000米的山垭口，才能赶到营地与同事汇合。

高山森林之中，天气瞬息万变。奚志农赶往营地，却在途中突遇大雾弥漫，自己在森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等大雾散去，走到营地，却被同伴告知，“猴子跟丢了”。那天晚上，失望的奚志农忘了自己有没有睡着，只记得山上的牧民给了他们毛毯。三人倒在牛棚里，度过了一夜。

“当时两位同事已经看到过猴子，可是我还一次都没拍到过。”奚志农说。于是，不死心的他和同事一道，又在白马雪山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周。白天，他们外出寻找滇金丝猴的踪影，晚上在外露营。奚志农负责生火做饭，他们一天只吃两顿，大米和野生菇是标配。

在那片近100平方公里的滇金丝猴主要栖息地，遍布悬崖峭壁，原始老林，荆棘灌丛。处处难走，

处处是风险。夜幕降临后，只有微弱的手电筒光如一只漂泊不定的萤火虫，陪着奚志农和他的同伴在白马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崎岖山道上摸索。抬头向上看去，远处铅灰色的冰脊闪烁着沉重的寒光。

持续搜寻一周后，依旧没有收获。

意外在蛰伏许久之后到来。“猴粪！”在奚志农和同事下山返回营地的路上，有人兴奋地惊呼。奚志农奋不顾身冲过去，就像发现金子，趴在地上，将这些黑色小颗粒反复地确认。

还在冒热气的猴粪说明，猴子就在附近。奚志农抄起摄像机，再也顾不上高原反应，一路沿着山脊往上奔。

“森林里都是树，只有站在高处往下看，才能看得清楚。原本已经没什么力气，那一刻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感觉猴粪就像强心针。原本可能要走40分钟的路，我只用了20分钟。”奚志农对《新民周刊》说道。

在往上跑时，耳边已经传来猴子“嘎吱嘎吱”的叫声。等他站在崖口，俯身望去，近百米外的一棵大树上，一个滇金丝猴“6口之家”尽收眼底！没有心情再舍得多看一眼，奚志农打开电源，赶紧把镜头推到最长焦距。当时他手中甚至没有三脚架，只好找来一块山石，尽力将设备固定。

他小心翼翼，又满怀激动地按下了录制。这时，他才舍得透过取景器，静静地看向不远处的滇金丝猴。大公

猴作为一家之主，坐在树上悠闲镇定地啃着松萝；两只母猴抱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并肩坐在低处，另一只稍大的幼猴独自偎依在母亲身边。

从这一天开始，这种身披黑白相间毛发、有着厚嘴唇的神奇动物，不再只是奚志农一个“没有拍到的心愿”，而为他打开了“用影像保护自然”的新阶段。回想起自己的拍摄经历，奚志农坦言，“用影像保护自然”这一理念的由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上述实践中自然形成。

1995年，奚志农听到消息：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滇金丝猴主要分布的原始森林。这片作为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一旦被毁坏，不仅对滇金丝猴，而且对生长在这里的许多珍稀动植物种类都是灭顶之灾。

心急如焚的奚志农找到著名的科普作家唐锡阳。二人共同努力，四处奔走，终于引起外界关注。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都对此进行了回应。滇金丝猴的森林保住了，可是奚志农自此在工作上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恰好有朋友邀请，他便离开云南，前往北京，进入《东方时空》节目组。

这并非他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央视。1992年到云南省林业厅之前，他曾作为临时摄影师，在《动物世界》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动物世界》播出的纪录片，绝大部分来自国外。节目组请来专业人员翻译外语解说词，但野生动物本身有专业门槛，翻译中难免遇到专业性的差错。

“当时我白天是摄影师，晚上回家，兼职解说词的文稿校对。”奚志农说。出生于云南大理巍山县



“用影像保护自然”这一理念的由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上述实践中自然形成。

